

姐 哨

JIESHAO

姐 哨

刘 祖 培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成都

封面：曹辉禄

插图：白德松

姐 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10.25插页 8 字数194千
1979年7月第一版 197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5,000册

书号：10118·149 定价： 0.87 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的西南边疆。

傣族女民兵排长罕丹的姨表妹罕梅，从数千里外来到国境线附近的姐哨寨子。她居住在姨母家里，巧妙地利用罕丹阿妈米印眼对她的溺爱，掩护和策应一个走私集团，在边疆进行着一系列破坏活动。但罕丹在老支书瑞本、阿爸肖双银宝、女伴摆玉珠等人的启示和帮助下，经过很多斗争，终于拨开迷雾，剥下罕梅的伪装，并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暴露出罕梅后面的黑手，使这一伙人民的敌人遭到覆灭的命运。

作品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刻画细腻，展现了一幅明丽的亚热带风光，具有十分浓烈的色彩。

目 次

一	金色的黎明·····	1
二	出现白蚂蚁·····	11
三	远方来信·····	18
四	“三喜临门”·····	36
五	敌 情·····	49
六	金牯牛·····	65
七	折断的牛角梳子·····	78
八	广阔的田野·····	97
九	飞回的孤雁·····	109
一〇	渡 口·····	119
一一	泉水清清·····	133
一二	牛背上的梦·····	150
一三	歌舞声中·····	162
一四	木碓传声·····	182
一五	阶级的眼睛·····	205

一六	除夕夜	221
一七	坟地“鬼”影	235
一八	嫩西节	247
一九	高高的大青树	263
二〇	象脚鼓舞	289
二一	界河流不断	318

一 金色的黎明

一九六五年秋天的一个金色的黎明。

位于亚热带的瑞西坝子，呈现出一派农业大丰收的动人景象，

远远望去，瑞西坝就象一个巨大的金盘。由东向西，而又突然折向南端，蜿蜒流出国境外的姐哨河，为它镶上了一道蓝宝石的花边。秀丽的、赋有亚热带风光的傣族寨子，在黎明的霞光中苏醒了。早炊的烟柱，袅袅升腾，在拖拉机的轰鸣声中，绕过纵横在高空的高压输电线，追着气象站放出的探测气球，飘向一碧如洗的重宵去了……

丰收的田野上，巨大、挺拔的大青树，象一个个威武的指挥员，率领着排排士兵——交臂而立的竹林，整齐站队的棕榈树，亲密无间的香蕉丛……挥舞着长长的手臂，扣响着阔大的叶片，为大丰收哗哗鼓掌。于是，在千亩万亩稻田中，也跟着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和深沉的嘻笑……这大自然发生的欢笑声，追逐着长长的流水，跳过一道道闸门，涌入发电室，

引得水轮机放开嗓子，为人民公社唱起赞歌！

公社的田野呵！人欢马叫，秋色迷人。

看！田间地头，红旗飘舞，银镰闪光。波浪般起伏的稻海上，时时闪出姑娘们欢悦的笑脸，和助民秋收的边防战士的红星。黄熟了的稻谷，在镰刀的嚓嚓声中，海潮般一层层地倒下……

一支嘹亮的山歌，从金黄的稻海中升起，深情地回响在这个金色的黎明中：

金孔雀开屏哎，
是为了迎接初升的红日；
菠萝蜜开花哎，
是为了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们的人民公社哎，
就象那初升的红日；
社会主义新边疆哎，
孕育出丰硕的果实。

同志们哟！
收获起满坝的金子，
让新仓里装满支援祖国建设的粮食；
乡亲们哟！

剪下一束金亮亮的阳光，
染红我们心头战斗的旗帜……

这动听的歌声，是从一面猎猎飞舞的红旗下传出来的。
红旗上绣着五个金色的大字——姐哨民兵排。

唱歌的人，是个叫摆玉珠的傣族姑娘，她是姐哨民兵排女民兵班的班长，今年刚满十八岁。这个前几年还是一个瘦弱而又颀颀的小姑娘，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天地里成长，如今出落得开朗大方，筋肉壮健，还略略有点发胖了。所以，寨子里的人一提起她，总会带着赞叹的口吻说：“从玉珠姑娘身上，就能看出我们公社的影子了。才短短几年，就把个小小姑娘，锻炼得又懂事又能干，都快叫人认不出来了。”听到这样的评论，摆玉珠总是在心里说：我算哪样？比起罕丹姐姐来，我只是一棵小凤尾竹。人家排长呀，在党的雨露阳光哺育下，快长成棵根深叶茂的大青树了！我还得好好地向她看齐哩！

寨子里的人都说，罕丹和摆玉珠长得象两姊妹。其实，她们不仅模样有点象，在思想感情方面，却比亲生姊妹还要亲得多。

现在，摆玉珠已经不唱了。她正带领着自己的女民兵班，身背钢枪，手握银镰，弯着腰，埋着头，嚓嚓嚓割着迎面扑来的谷浪。在她们快当的动作中，喧闹的谷浪一排排倒下来，静静地躺在田野里，回头望去，好似一架长长的金梯。

女民兵班割谷的速度，甚至还略略超过了同在一条线上

收割的男民兵班。而整个民兵排的收割进度，又在所有参加秋收的社员们之上。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这是公社党委对秋收提出的号召。以“劳武结合、保卫边防”而出名的姐哨民兵排，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党委的指示。在大面积开镰收割的头一天，他们每人平均割谷两亩半，谷桩留得合适，田里没有落穗，数量高，质量好。喜得大队党支部书记瑞本，在晚上的社员大会上，把他们好一阵夸奖。今天，是第二个收割日，他们决心创造比昨天更好的成绩。民兵们每个人都鼓足了劲，拚命往前赶，连擦汗的时间都省掉了，只不时地摇摇头，把汗珠子从头上摇下来。

“班长！你瞧。”

紧跟在摆玉珠旁边割谷的、名叫月娥的女民兵，伸手指着前方，对摆玉珠喊了一声。

在对面的一坵田里，边防十二连的指导员李长敏，带领着两个排的战士，在帮助姐哨生产队秋收。战士们戴着军帽，穿着白衬衣，挥汗如雨地从对面割过来，眼看也就要割到田埂边上了。

摆玉珠一见这阵势，连忙对民兵们喊了一声：“同志们！再加一把力气，争取和解放大军会师呵！”

在女民兵班长的鼓动下，民兵们工作得更展劲了。不一会，两支队伍一同割到了田埂边，战士们和民兵们互相招着手，舞着镰刀，向对方表示祝贺。

李长敏笑着对摆玉珠说：“看呀！这样好的庄稼，我敢

说，今年你们队的粮食亩产，一定可以超‘纲要’啦。”

摆玉珠笑着点点头，真诚地对李长敏说：“丰收和大军的帮助分不开哩。”

李长敏谦逊地说：“我们出的力量，也很有限呀。主要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乡亲们冲天的干劲；也靠你们的民兵排长罕丹同志这一年来的努力工作。”

“是嘛。”

摆玉珠听指导员谈起罕丹，深有同感地说：“我们排长自从挑起党小组长的担子后，这一年来，为大干社会主义操尽了心。我猜，她如今在州里开会，怕也不安心。”

“为什么？”李长敏很感兴趣地问。

“你瞧嘛，指导员！”摆玉珠拣起一把肥大的谷穗，扬着说，“这些稻子，都是她领着我们，采用精选出来的优良品种直播的。如今到见成果的时候了，她不想亲眼来看看？”

“州里的会议，怕也该结束了。”李长敏计算着日子，随又叮嘱摆玉珠说：“罕丹同志回来，请她到连里去一下。”

“是了。”

摆玉珠转过身，把镰刀在空中一挥，对民兵们大声说：“同志们！现在转移阵地，到北边那几坵田里继续战斗呵！”

罕丹不在寨子里的时候，摆玉珠照例是代行排长的职权。她宣布过新的命令后，把镰刀往腰带上一插，拔起“姐哨民兵排”的红旗，高举在空中，带领着民兵排的战士，雄赳赳地往北边那几坵正待收割的稻田里走去。

月娥紧走两步，追上摆玉珠，有点担心地问：“班长！谷子已经割下这么多，老是摆在田里不运回去，咋个办？”

“咋个会老摆着嘛？”摆玉珠告诉她，“很快就会有人来运回寨子去的。”

“哪个来运？”

月娥扭头四处瞧瞧，看不见来运稻子的人，皱着眉头说：“我们这个队呀，就是人少田多，劳动力太紧张了。往年平常年景，收打入仓时，都是忙的两头不见亮。今年是个特大的丰收年，光收割就占了这么些人，还得请解放大军来帮忙。要组织多余的劳力抢运，到哪里去找人啊？”

“哎！你这个憨姑娘。”

摆玉珠亲昵地点着月娥的圆鼻尖，对这个胖嘟嘟的女民兵说：“真是好记性！咋个把我们的大象忘了？”

“哪样？你说……”月娥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摆玉珠提醒她说：“我们队里不是买了一台拖拉机了？不兴用那头大象来驮吗？”

“拖拉机我当然知道罗。”月娥反驳道，“可这稻田里又没有路给它走，它又不是直升飞机，还会自己飞着来？”

“这就不消你操心了。软温队长一大清早，就领着人去突击修便道啦，说不定已经可以通车了呢。”

“噢！是这样……”

月娥一面紧紧跟着摆玉珠走，一面不时回头往姐哨河那边望去，因为软温带领的修路队伍，就在那个方向。

在稻田的尽头，有一片早已荒芜了的、七高八低的田地，西边紧擦着姐哨河岸，北边一直伸延到景颇山脚，面积有一百五十多亩。这块田地，在好几十年前，本来也是一片好田好地，由附近的几个傣族寨子伙同耕种。但在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从东南亚侵入我国时，占领了这块地方。那些吃人的野兽们，在瑞西坝子里奸淫烧杀，胡作非为，逼得这里的傣家人四散逃奔。田原荒芜了，人口骤减了，村寨破败了……日本鬼子侵略和统治的结果，便留下了这样一片荒地。腐败的国民党，敲骨吸髓的土司官们，自然也不会来过问它的命运的。这片土地，便一直丢弃着。

解放后，百废俱兴，人民政府有许多紧急的事情要做，加之这边沿地带，历来是有名的“瘴疠之区”，人少地多，耕种现有的土地就感到很吃力，也没有顾得上来重新垦殖它。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姐哨寨的一批年青人，在软温的带动下，也曾大战过这地方，提出过“向荒地要粮”的口号。但由于人少力单，干了一个多月，就撤了回去，开出的一些地，又重新丢荒了……

现在，已经年近四十的软温，正带领着一批社员，在当年奋战过的田地里，赶修一条供拖拉机行走的便道。七八华里长的一条毛路，已经基本平整好了。此刻，全部劳力都集中在修建一座高出地面一公尺多的便桥上。桥下，是年初修好的团结大沟支渠。姐哨河的水，从我国境内的上游流进大沟，输送到这里远远近近十几个生产大队去；用不完的水，

又顺着许许多多小通道，排入姐哨河的下游，流出境去。这条横贯坝子的主渠大沟的沟面，宽约四公尺，水深一公尺多。是由坝子里的几个公社联合修建的，充分显示了社员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

大沟下面的护桥桩已经打好了，正在架桥面。由于姐哨寨是在平坝子里，除了家宅附近的园林，可用木材很少。队上去年伐的木料，盖新仓时已经用完了。修便桥的木料，只好动员社员们临时借出来，秋收后，根据料子用损情况，斟酌赔偿。今早，经软温高声拔气地一动员，家家户户，都主动把一时不急用的存料扛出来，支援队里使用。软温见社员们如此齐心，分外高兴，干劲更加高涨。他脱光了上衣，只穿着一件汗背心，挥铲抡锤，干得浑身冒热气，身上象涂了一层清光漆似的，闪亮闪亮。他一面使着大力，一面也没有忘了指挥和鼓动别人，嘴里总在喊着：

“使力罗！粮食不入仓，不能松气哟！”

“软队长！”有人逗着他问，“粮食入了仓，是不是就可以松气了？”

“这个嘛，以后再说吧。”

软温打了个哈哈，举起手里的大木锤，乒乒乓乓地又大干起来。

在忙忙碌碌的修路、架桥的人群中，有两个半大老倌，合抬着一根一丈多长的大木料，哼呀哈地挪着小步子往前边走。头起一个，是打扮得半洋不土的、寨子里有名的光身汉

约勒：矮矮小小的个把，头大腿短，一身瘦筋干巴；头上戴着一顶国外出产的圆边泥帽，身上套着咖啡色的衣裤，染着不少酒渍和油污，脚上穿着一双尖头尖脑的炸了线的黄皮鞋，倒擦得满光亮。后边一个，是队里的一个富裕中农，名叫岩丙：高大的身材，使他看起来总有些驼背；头上扎着一条紫色的包头巾，一身白衣黑裤，看起来倒还干净；为了省钱的缘故，工作时，他脚上总是不穿鞋子，又为了不把裤子挂烂，两条裤脚管子都卷到了膝盖上边，很象一支长脚鹭鹭。

约勒和岩丙，两人都爱做点小生意。为了买卖上的利益，时常结伴过境去互市，有时卖点土特产，有时摆个吃食摊，看节令和行情而定。但他们在钱财上从不交往，特别是岩丙，总用手把自己的钱包按得紧紧的，生怕人家来抢。所以，他们即使是在一处摆小摊，也是各吃各的糯米饭，各喝各的酸凉汤。做生意，岩丙比约勒要精明些；但在嘴头上，他却永远学不到约勒的那些新名词，只是在心中时常数着自己的硬分币。不过，岩丙干活时还肯出力气，不象约勒那样光说不动手。

约勒个子矮，扛着木料的小头走在前边，他尽量扛得靠梢些，让较重的分量落在扛大头的岩丙肩上。岩丙的腰被压得更伛了，但他倒没有埋怨，也没有象约勒那样使刁，反而在心里暗暗替这个光身汉可惜。他对约勒说：

“兄弟！瞧你有多憨？架座便桥么，何消把这样好的料子扛来？可惜了呀！早晓得嘛，还不如……”

“还不如卖给你去盖新房子，是吧？”

约勒转过头，满脸是嘲弄的表情：“大家都仿你岩丙一样，路上拣着堆牛屎，也要包在芭蕉叶里，拿回去糊在墙上当柴烧？呵呀！老阿哥，靠那点觉悟，还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还讲哪样革命到底？”

“我自然不能跟你比罗。”岩丙自我解嘲地说，“你知书识礼，又当过……干部嘛。”

“嘿嘿嘿！”

约勒得意地笑着，把个瘦胸脯挺得高高的，两眼望着天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会计那个芝麻官算哪样？今后，你瞧我的……”

约勒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路，被一棵枯竹枝勾进皮鞋的炸缝里，挂得他一个踉跄往前跌去，不是后面的岩丙紧紧抓住木头，怕早已攒了个狗抢屎了。人虽没跌倒，但肩膀上已经被晃动的木头擦破了一层皮，痛得他呲牙咧嘴地倒吸冷气。

“呵呀！要不要去找大军医生上点药？”岩丙关心地问。

约勒正想骂出声来，忽见远处便桥上，软温挥着手，大声地催促抬木料的人快去。便改口说：

“不是吹，轻伤不下火线，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这股硬气。莫说才是负了一点点伤，就是刀山火海，我约勒也不后退！”

岩丙惊奇地瞪了约勒一眼，有些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便被约勒拉扯着，步履不稳地一路往桥头上小跑过去。

二 出现白蚂蚁

时间已近中午。

在已经修好的田间临时便道上，一辆崭新的“金马”牌轮式拖拉机，拉着一节车兜，轰鸣着滚滚而来。拖兜上的谷穗，码成了尖顶，几个傣族小卜少^①挤坐在上边，领头的是胖胖的月娥。姑娘们为了防沙灰，都扎着彩色头巾，脸孔兴奋得通红，随着拖兜的摆动，愉快地歌唱着。歌声是这样清脆，就象春天的流水，在嶙峋的山石上跳过一般。

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队长软温，另一个是十九岁的拖拉机手肖东。这个小卜冒^②生得浓眉大眼，胸阔腿粗，学开拖拉机还不到半年，不仅驾驶技术熟练，还能够进行一些简易的修理。他的性格，也和行走起来的拖拉机一样，劲头足，热气大。此时，他正熟练地掌着方向盘，在狭窄的便道上平稳地走着。

① 卜少：傣语，姑娘。

② 卜冒：傣语，小伙子。